

□文学新观察

当今军旅文学的家国情怀

朱向前 徐艺嘉

由于时代使命的召唤和军旅作家职责所在,一批带有浓厚家国情怀的军旅文学应运而生。去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对其中的典型作品作梳理回顾,以窥测延宕了千百年的家国情怀在中国当代军旅作品中是如何表达,又是怎样演进的。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这两句著名的诗句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可以视之为漫长的历史时间段内中华民族集体诉求的一个隐喻,充斥着凝重、热烈而蓬勃的情绪。苦难如同纽带,尤其能把中华大地上的普通百姓们紧密联结在一起,以对抗长期的外敌侵略和民族压迫。

人类对土地有着天然的深刻眷恋,而土地的意象又和家园、国家的概念密不可分,这也是为什么小到个人、家庭,大到民族、国家,都对外来入侵者誓死抵抗的原因。捍卫领土主权是每个人、每个家庭乃至社会团体、民族族群的本能。因此军旅文学从来不缺乏家国情怀。在炎黄子孙的心理基因中,蕴含着这样一个基本逻辑:有家才有国,有国家才安。

彰显大国风范和文化自信

徐怀中的非虚构长篇《底色》(2013年出版)复活了一段跨国界的战争历史。这是近50年前“中国作家记者组”组长徐怀中率组在越南南方战地采访的一部“战地日记”,是小说家徐怀中一次探索性的、深思熟虑而又水到渠成的跨文体写作。素材“非虚构”,但写法却融小说、散文、通讯、政论于一体,底蕴却是长期的知识储备、文化修养和战争思考。作品中融进了作家深切的战争体验、心理感受和情感记忆。《底色》从越两个国家亦友亦敌的不同视角来反思战争中不同民族的家国情怀,并在复杂纠结的情感中探索和彰显人性,显得睿智、通达、深刻、犀利。它所具有的极其珍贵的文学与历史价值,已经超越了时代和历史本身的局限,无愧为新世纪军旅文学的重要收获。

王树增的三卷本非虚构《抗日战争》(2015年版)创作周期长达8年之久,是作家继《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之后的又一力作。3本书洋洋180万言,作者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视角,以抗日战争的每一次事件和每一场战役为纵贯,全面真实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并最终赢得伟大的反侵略战争胜利的全过程。作品力求精准、客观地再现复杂丰厚的抗战历史。

在当前时代语境下回望历史,作家们切入战争的角度正在发生转变,胸襟更为宽广,格局也更加开阔。《抗日战争》正



2015年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

观测战争后遗症对人的戕害

社会细胞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家庭。军人的牺牲并不只发生在战场,家园破碎对人的打击和伤害会持续到战后乃至永远。

在正面战场之外,一些作家从人性的维度思考,意识到战争后遗症对人的戕害。朱秀海是这方面意识觉醒最早的作品。从《痴情》《穿越死亡》到《音乐会》,他在持续的思考和掘进中不断发掘出更深层的审美和哲学意义。《痴情》是一部以反映当代(南线)战争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家不仅以雄浑广阔的现实主义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逼真动人的、飘散着俄罗斯油画风味的战争画卷与战场景观,更以遒劲犀利的笔力和对人物心灵的辩证把握,为我们剖示了一场又一场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爱国与爱家、关于人性与党性、关于奉献与自私、关于崇高与渺小的雷鸣电闪般的灵魂拷问与抨击,不断地给我们以震撼与感动,这也使

其成为当代军旅文学探讨战争对人性的冲击、对伦理道德的洗涤、对整个社会的震荡的“战争后遗症”的先声之作。

1995年的《穿越死亡》直逼战争现场,以洋洋43万言揭示了当代军人在战争环境中锻造与铸造的过程,一个又一个普通军人的精神品位和人格境界,经过战争与死亡而走向了纯净、升华与腾跃,可以说是对当代(南线)战争给予中国军人生命洗礼的一部总结之作。

2001年底发表的70万字的《音乐会》是一颗重磅炸弹,它回溯到抗日战争中,以秋雨豪领导的抗联十六军与敌寇展开殊死搏斗、最后悲壮地全军覆灭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为背景,以一个亲历战争的朝鲜小女孩金英子的视角,带领读者深入到战争中去,将抗联战士慷慨赴死、为国捐躯的英雄壮举和日寇令人发指的血腥暴行,以及战争的残酷惨烈和战争中人性的丰富、复杂、深邃表现得淋漓尽致。

类似的还有黄国荣的长篇小说《碑》,它力图在朱秀海开辟的道路上再进一步。

以小视角探究大环境中的战争

与从国家角度出发、考量大背景中小家庭的变革不同,另有些作品则从本位的家庭角度出发,以小的视角去探究大环境中的战争。从小处着眼,围绕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去驾驭大的战争事件,也是近年来作家们触及战争题材时惯常切入的角度,其中不乏佳作。

张鹰的长篇新作《此岸·彼岸》用悲悯的笔调写尽了一个女人令人扼腕的一生,通过女主人公小碗和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恨纠葛,牵引出一段抗战史,在现在和过去之间,在此岸与彼岸之间穿梭,让一个女人在爱情和革命理想信念之间左右摇摆。由于丈夫背叛革命,小碗和孩子们的一生都陷入了窘境,而对爱人爱恨交织的心境让她煎熬了一生,直至死亡方才解脱。整个小说情感饱满热烈而又不失精巧,是近年战争小说的佳构。

裴指海的短篇小说《士兵与蚯蚓》篇幅虽短,意蕴却深,同样涉及到战争后遗症的主题。侥幸从日军军营逃回来的女主人公李菊红却差点丧命于身为共产党员的丈夫手里,它的精彩在于深度揭示人在国与家相冲突时陷入的两难境地。西元的《死亡重奏》直面朝鲜战场,硝烟味十足,通过对每一个参与这场保家卫国战争的个体细致入微的刻画,表现出残酷惨烈而又极具力量感的战争画面,同时融入了作家对个人与国家、战争与和平的形而上辨证思考。

综上,可以看到近年军旅文学无论从叙事角度还是思想深度方面,都在不断扩展和深化,鲜明而强烈地表达了家国情怀这个军旅文学的特质。

大凡世间景色,最美莫过于自然山水,而自然山水中最诱人也最为动人的莫过于大瀑布。你看,一道白水河千回百转、亦浪亦苍,连名字也难得有人知晓,黄果树悬崖上的纵身一跃,却使其赢得了亚洲第一瀑的美名。“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的一首庐山瀑布诗,更是把人们带进如诗如画、如痴如醉的境地。

揭阳黄满寨瀑布因开发晚,至今还处在“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境地。这让我多出几分好奇。

黄满寨瀑布群位于揭西县城东北的群山中。进山门,沿首一条或宽或窄的山路向前,不一会儿面前便出现了一条山间河流;始而沉着平顺,见不出多宽多深,渐渐地,随着山势越来越高、林木越来越密,河流才不知不觉变得粗犷起来。河水在乱石和山崖中冲来撞去,不时形成一道道流瀑,在阳光下闪烁闪亮。

这是两山之间的一道峡谷,两边是陡峭的山崖和遮天蔽日的林木。沿着一条长蛇般的山间栈道爬过一道山梁,前边出现了一座木桥,木桥上方是一道耀眼的瀑布,木桥下方又是一道耀眼的瀑布;瀑布下泻,激起一片片反光的喧哗。

攀着山间栈道的围栏,接连翻过几道山梁,陪同的老徐告诉我,黄满寨瀑布群由三级大瀑布和两级小瀑布组成,刚才看的是第五级小瀑布。“前面就是三叠泉了,那才是大瀑布呢!”

三叠泉瀑布的三个瀑布一个比一个高,却并非简单地层层迭加,而是错角相联,一波三折。三叠中,第一层呈垂直状,水势恰如高台跳水,一倾而下;第二层则是一道斜坡,跌跌撞撞,把清澈的河水铺成了一条银带;第三层则综合了前两叠,激越狂放中挟带着从容和舒展;合三为一,三叠泉瀑布恰似一首出自古典音乐大师之手的交响曲,在山谷中经久不息地激荡着。

“美,真是太美啦!”我赞叹着。

地处亚热带丛林,栈道两旁触目皆是苍竹古藤。那些苍竹古藤缠绕纠葛,架起了一道厚厚的绿荫长廊。沿着绿荫长廊前行不过200米,落九天瀑布出现了,这是黄满寨瀑布群的第三级,也是落差最大的一级。它像一条天河,从高空倒灌而下,在山谷中挂起一条巨大的银练,有如长虹着陆,溅起漫天水雾。

谷底是一片平缓的岩石带,自天而降的瀑布在岩石带上方喷雷吐电、呼啸怒放。没等我和老徐下到谷底,就被遮天蔽日、劈头盖脸的水雾裹挟其中,一股透心的清凉和酣畅顿时贯通全身。我双手高举,跳着、喊着,回到了狂欢的童真年代。

无须问,“落九天”的名字取自于李白的庐山瀑布诗,而无论从形态还是气势上说,落九天瀑布都与庐山瀑布同出一辙。

告别落九天,抓着栈道的扶手和苍枝古藤奋力上行,没过多久飞虹瀑布便赫然现于面前。

“飞虹瀑布”是黄满寨瀑布群的第一级,也是最大的一级。瀑布下方是一个平潭,平潭上水雾缭绕终年不散,每逢太阳升至半空,水雾上方还会出现彩虹飞架的景致,飞虹瀑布因此得名。飞虹瀑布宽80余米,高50余米,更妙的是潭水下泻,形成了一个90度的拐角和一个宽三十几米、高近20米的次瀑布。从高处和远处看,主、次两个瀑布形成了一横一竖相互勾联映照的画面。

爬上近乎直立的栈道,我登上了漱玉亭;扶栏放眼,飞虹瀑布上方的山野尽收眼底。老徐说,上游有一个汇集千壑万溪的大水库,水库的水流经面前这段绝崖险谷时,才成就了黄满寨的峰峻和雄奇。我凝神品味,心中不禁荡起一重涟漪:绝境出奇迹,艰险见壮行,自然界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崇高和奇迹,无不与绝境和难以想象的艰险联系一起,要创造人生的“大瀑布”,唯有奋不顾身,一往无前,舍此别无他途。



让我把我的乡愁带走

乔林生

月亮之上是眼睛
之下也是眼睛
我恳请关闭所有的睫毛瞳孔
泪腺也停止喷涌
让我把我的乡愁带走

眼睛之上是河流
之下也是河流
我恳请暗礁消失浅滩也消失
只一叶摆渡小舟
让我把我的乡愁带走

河流之上是尘埃
之下也是尘埃
我恳请朝着出生的方向谢幕
丢失翅膀的晴空
让我把我的乡愁带走

尘埃之上是爱情
之下也是爱情
我恳请在离别之际彻夜吟诵
世上在流传经典
让我把我的乡愁带走

张悦然小说《茧》:
“80后”写作新方向

叶建军

“十年磨一剑,这是一位‘80后’作家思索、蛰伏10年后的破茧之作。”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茧》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茧》这部小说采用了双声部的叙事结构,通过主人公李佳栖和程恭各自的讲述,为读者讲述了两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恩怨。张悦然用她绵密而婉情的文字,展示了一段历史的伤口。小说的结尾,作者用轻暖的笔触,把历史的水深海阔缓缓推开,用和解和宽容挽住了在生活的边缘处挣扎的主人公,并赠予他们一个白雪覆盖的明净所在。一切似乎已经结束,一切也正准备开始。

《茧》的主人公是“80后”,而作家张悦然也是“80后”。张悦然的小说创作伴随着“80后”的成长,成为了他们的青春印记之一。这里面有他们的任性、叛逆、迷茫、执著和叹息。在《茧》中,张悦然既坚持了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又在强调个体生命的表达中



□诗词赏鉴·大好河山

如对文章太史公

辛弃疾《沁园春·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词赏析

钟振振

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争先见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渺茫。

此词约作于宋宗庆元二年(1196)前后,当时词人56岁左右,罢官闲居今江西上饶。灵山,在上饶西北。

“叠嶂”三句,形容巍峨群山如万马狂奔,先一路向西,最后又折转过来,要向东反扑。

“正惊湍”四句,谓湍急的涧水从高处直泻而下,冲击着山石,水花如珍珠弹跳溅起;小桥拦腰横截涧上,侧影初弦的月亮。

“老合”三句,说我老了,合该被朝廷罢官,置于闲散;可老天爷偏让我多事,来管这片松林。牢骚语,却出之以幽默。

“吾庐”二句,取于宋石延年《古松》诗“影摇千尺龙蛇动,声撼半天风雷寒”。松树枝干天矫,树皮斑驳块裂如鳞片,形似龙蛇;松涛听起来像风雨交加,故以为喻。

“争先”二句,谓晨起看山,云雾开处,群峰争先恐后地露面,清爽之气向人扑来。《世说新语·简傲》篇载,东晋时,王徽之在车骑将军桓冲手下当参军,桓冲对他好,打算关照他,让他升官。他却答理,眼睛望着高处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辛词即从王徽之语化出。

以下七句,密集借用各种人文典故